

革命大批判文选



彻底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

上海市出版革命组

彻底批判 凯洛夫的《教育学》

上海市出版革命组

毛主席语录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目 录

谁改造谁？

——评凯洛夫的《教育学》

..... 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1）

为谁培养接班人？

——评凯洛夫的《教育学》 阳江空军 卫红鹰（24）

剥下凯洛夫“全民教育”的三张画皮 杭育兵（37）

“全民教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

..... 黑龙江省青冈县 李洪海 王法洲
柞岗公社红旗大队 周义 安树君（42）

坚持党的领导是办好社会主义学校的根本

——彻底批判凯洛夫、刘少奇“专家治校”“内行领导”的谬论

..... 伍干晓（45）

批臭“专家治校” 敢于领导讲台 工人教师 桑文江（53）

“师道尊严”就是“私道尊严” 方敬雁（56）

“教师中心”论是资产阶级的黑货 洪教史（60）

评凯洛夫教育法的反革命两手 季涌（63）

教棒和手怎么能代替思想工作

——一个红小兵的大字报

..... 日晖新村小学革命委员会
红小兵代表、四年级学生 章敏（72）

控诉“师道尊严”对我的迫害

..... 昼锦路第二小学六（1）班红小兵 严君荣（73）

- 仅仅是方法问题吗?王好中学教师 蔡林兴(74)
- 揭“智育第一”黑线的老底洪教史(77)
- 从旧景山学校看“智育第一”的反动性
- 北京市骑河反修学校(原景山学校)革命委员会(82)
驻骑河反修学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 一个培养修正主义“尖子”的黑样板上海中学革命大批判小组(87)
- 教学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工人教师 李剑心(92)
- 花盆里栽不出万年松
- 斥凯洛夫“智育就是德育的基础”的谎言上海警备区某部 戚疆红(95)
- 深入批判凯洛夫 广阔天地炼红心
- 黑龙江省爱辉县爱辉公社(98)
富强大队全体上海知识青年
- “教学阶段”论是赫尔巴特“形式阶段”论的翻版洪教史(101)
- 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工人教师 吴兴君(105)
- 如何把教育战线的革命大批判引向深入
- 营口市建设小学深入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的经验红教兵 战斗兵 营卫东(108)
- 要把批判的功夫下在世界观的转变上
- 深入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的体会辽宁省营口市建设小学工宣队(114)

谁 改 造 谁？

——評凱洛夫的《教育學》

上海革命大批判寫作小組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当前，我们必须继续抓紧完成毛主席指出的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必须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进行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

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它的“理论”根据，这就是苏联修正主义教育“权威”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學》^①。这个《教育學》，据一九五六年版本的第一章的说明，完全是为实现苏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教育方面提出了新的任务”即复辟资本主义

的“任务”服务的。

早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不久，刘少奇及其在文化教育战线的代理人陆定一等一伙，为了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就把凯洛夫的《教育学》搬来，指定为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的教材。一九五七年，还让凯洛夫到我国北京、上海等许多地方放毒，刘少奇亲自接见，与之热烈“畅谈”。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师生掀起了教育革命高潮，并奋起口诛笔伐凯洛夫的《教育学》。陆定一慌忙出马保驾，狂叫凯洛夫《教育学》“是社会主义的”，扼杀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

毛主席在揭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规律时指出：“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谁改造谁？是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思想来改造资产阶级的旧学校，还是让凯洛夫的《教育学》来统治我们的学校，这是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严重斗争。因此，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是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必须做的工作。

两种根本对立的教育观

什么是教育？

凯洛夫《教育学》开宗明义第一章回答道：“教育纯粹是人类的现象。”^②这个定义，完全抹杀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是阶级斗争的现象。绝不是由于“人为了成为一个人，就应当受到适当的教育”^③，而是由于一个阶级为了要维持自己的统治，才要有教育。教育从来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不是抽象的“人”的需要。任何阶级的教育，都是按照本阶级的世界观、政治路线来教育、改造青年一代，为本阶级的统治培养后继者，从而达到巩固本阶级统治的目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把教育由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改造成为摧毁这种统治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的一个重要阵地。无产阶级教育必须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战士中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以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教育的这个鲜明的阶

级性，绝不容许任何人用任何借口加以抹杀。

而凯洛夫、这个被陆定一捧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家，却对教育的本质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教育就是“年长的一代”把“经验和知识传授给新一代的工作”^④；因而社会主义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授予学生以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深刻而确实的普通知识”^⑤。

据此，陆定一鹦鹉学舌地鼓吹道：“教育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叫做传授知识，学习知识，把知识传给别人，把知识学进来。教育就是这么一回事。”

教育真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知识和知识的传授都不是超阶级、超政治的，更不是象凯洛夫所标榜的那样“对于所有儿童是一律平等的”^⑥。

知识和文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毛主席教导我们：“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而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工具的教育，它所传授的一切知识，都必然渗透着深刻的阶级性。奴隶主在为自己子弟开设的学校里，教学生用活奴隶作“靶子”练习射击、屠杀，这是在传授一种“知识”，即奴隶主“知识”。希特勒狂叫“我们将训育出”“使

世界在他们面前发抖”的法西斯分子，这也是在传授一种“知识”，即法西斯“知识”。社会帝国主义最近叫嚣要培养一种能“当机立断”“没有考虑余地”地去执行侵略任务的“青年干部”，这也是传授一种“知识”，即社会帝国主义的“知识”。凯洛夫的《教育学》充斥着沙皇时代的“探险家和游历家”的大量描绘，“津津诱人”地“鼓励学生探险精神底发展”^⑦，这究竟在传授一种什么“知识”，人们难道还不清楚吗？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旧学校总是说，它要培养具备各种知识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五十二页）

“知识的传授”能“对所有儿童一律平等”吗？这种拉萨尔派的“人人平等的国民教育”的机会主义论调，马克思早已作过彻底批判。人类自产生阶级以来，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都紧紧地控制了知识的垄断权，使处于无权地位的被剥削阶级根本不可能有受教育权。古代印度这个东方奴隶制国家就曾以法律规定，谁若让低贱的首陀罗阶级接受任何文化知识，立即处以死刑。古代中国，代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利益的孔子，竭力鼓吹“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以后并为封建地主阶级沿用了两千多年。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而出现的资产阶级教育，完全从属于反映资产阶级反动本性的利润法则，他们搞的那套所谓“双轨制”，更是渗透了奴役、剥削的阶级本质。你是资产阶级子女，就教给你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知识”，把你培养成未来的统治者；你是劳动人民的子女，或者把你关在学校大门之外，或者把你训练成为“**既能替主人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主人的安宁**”的“称心如意的奴仆”。（《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五十二页）

由此可见，任何抹杀教育的阶级性的言论，都是十足的政治欺骗。事实上，凯洛夫这一本渗透着资产阶级阶级性的《教育学》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就是这个凯洛夫，在一九五七年鼓吹他的《教育学》的“指导原则”时说：“现在学校有两重任务：一是培养学生升入高等学校，一是培养学生参加劳动生产”^⑧。凯洛夫所说的“两重任务”，就是刘少奇鼓吹的“两种教育制度”，也是陆定一发明的爬“宝塔”竞赛：少数爬上宝塔尖的，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多数压在塔底下的，就是在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劳动生产”的人。从凯洛夫的“一律平等教育”到教育的“两重任务”，从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到陆

定一的爬“宝塔”竞赛。名目繁多，本质则一：都是为了达到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改造无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

凯洛夫公然宣称，从十七世纪捷克资产阶级教育家夸美纽斯到十九世纪俄国资产阶级教育家乌申斯基，他们的教育思想在当时都“处在与社会制度底统治原则相对立的地位”，因而成了我们现在必须全盘继承的“最宝贵的教育经验”^⑨。

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不但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对抗”了起来，而且竟被吹捧成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最宝贵的教育经验”！这充分说明凯洛夫的一套本质上同资产阶级的传统教育并没有什么区别。这种教育“对抗”的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凯洛夫这个反面教员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及其理论、思想，才能建立自己的教育制度。“**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无产阶级教育必须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彻底划清界线。

两种根本对立的认识论

凯洛夫在上述他那个反动的教育观的基础之上，把夸美纽斯的教学原则、乌申斯基的德育理论，甚至连德国反动教育家赫尔巴特的“四段教学法”都统统收罗起来，修修补补，以拼凑他的庞大的教学“体系”。什么“五个教学原则”、“六个课堂环节”、“五级计分制度”，外加一大堆“原理”、“结构”、“大纲”、“规则”、“手段”和“方法”。就是这么一个烦琐哲学的典型，陆定一等一伙却啧啧赞美如何“科学”，下令全国教师必须分毫不差地全部执行。

真是这样的“科学”吗？不，其实是一套反科学的伪科学。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教学的过程，就是认识的过程，而人的认识无不带上阶级的烙印。所以，教学的过程就是两种思想斗争的过程，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过程，就是在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中，逐步建立学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

教学过程的正确实现，必须有正确的认识论作为指导。无产阶级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资产阶级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凯洛夫是什么样的认识论来作为他这一大堆“原则”和“方法”的出发点呢？

凯洛夫在引了列宁关于认识论的一段指示后，接着公然声称：“教学不是、也不可能与科学的认识过程完全一致的过程。”^⑩这就等于宣告：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在教学过程中无效。

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笔否定之后，凯洛夫就提出他自己的“认识论”：即学生只要“领受既知的”^⑪、“人在多少世纪中积累起来的”^⑫“‘现成的’知识”^⑬，就一切稳当了，因为这些“都是科学上的稳固可靠的财富”^⑭，都是永世不能改变一丝一毫的绝对真理。

又是“积累”，又是“现成”，还有“稳固可靠”，凯洛夫真不愧为一个“知识资本家”！但是，这个“知识资本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知识却是一窍不通。

由于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在他们所“积累”的那些“知识”中，充满着歪曲客观事实的错误。即以历史而论，剥削阶级所写的历史是被颠倒了的；封

建社会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起义被诬蔑为“盜”、“匪”，帝王将相被描绘成历史的主人，他们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前进。不批判这种反动观点，根本得不到什么“现成”的科学的历史知识。怎么能够把诸如此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多少世纪”中所说的一切反动的、谬误的东西，都当作我们可以“现成”接受的“稳固可靠的财富”呢？这不是公开提倡学生服服贴贴地“领受”一切精神毒品吗？这不是要培养抗拒一切革命真理的资产阶级的奴才吗？这不是典型的文化复辟论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即使那些包含着某些相对真理的“知识”，也必须用今天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加以检验，加以改造和发展，而不应把它们当作永恒不变的。在自然科学上，为了更快地掌握最新的知识，即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新发现的相对真理，有时不但不需要从“多少世纪”的演变一直讲下来，而可以一开始就讲最新的发现，讲工人阶级的最新创造。应当指出，过去教科书中的重叠、繁琐，原因之一

一就是中了凯洛夫这种“稳固可靠财富”的毒。

凯洛夫把知识凝固化，这不仅仅由于无知，而是出于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本性。资产阶级早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他们根本不敢面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火热斗争，不敢正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只能背对时代，面向过去，把反动腐朽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传统思想，统统算作是“稳固可靠”的知识，不准革命，不准批判，不准发展，妄图以此对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迅速传播。陆定一不就狂叫“很多大学搞教改，我采取观望态度”吗？他们要“稳固”知识的真正目的，在于“稳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稳固”他们无限止地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权利，或者就称之为“稳固”他们的“财富”。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规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而“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凯洛夫却宣布找到了他的“捷径”，这条“捷径”就是从教师的书本到学生的书本。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决定着学生知识底品质”的是“课堂教学”^⑩，而“知识底源泉乃是：具体的事实本身，物体、现象、过程、事件等底描绘、印刷品（首